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莱辛集

刘小枫◎主编



[德]莱辛◎著

智者纳坦
[研究版]

Nathan der Weise

朱雁冰◎译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HERMES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莱辛集

刘小枫 ● 主编



智者纳坦

[研究版]

Nathan der Weise

[德]莱辛 | 著

朱雁冰 |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智者纳坦:研究版/ (德)莱辛等著;朱雁冰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1. 3

(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刘小枫主编)

ISBN 978-7-5080-4795-9

I. ①智… II. ①莱… ②朱… III. ①戏剧文学—文学
研究—德国—近代 IV. ①I516.0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51396 号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

装 订: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开

字 数: 342 千字

印 张: 13.625

定 价: 39.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出版说明

直到晚年,施特劳斯心里还挂记着莱辛。在给朋友的信中他曾这样写道:“我还可能做的唯一一件事,是对我的好学生强调莱辛,在适当的场合说出我受益于莱辛的东西。”^①果然,在与老同学克莱因(Jacob Klein)一起面对学生们的对话中,施特劳斯说了下面这番话:

为了获得独立的见解,我开始重新研习[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在这方面,莱辛对我很有帮助,尤其是他的神学著作,其中一些著作的标题便令人生畏。顺便说一句,就我所懂得的哲学主题来说,莱辛也是唯一写作生动对话的作家。那时,莱辛的著作我常不离身,我从莱辛那里学到的,多于我当时所知道的。^②

在德语的古典文人中,莱辛算歌德和席勒的前辈,但在文化界的流俗名气却远远不及两位后辈。惟有在少数心里有数的大哲人、学者甚至政治家那里,莱辛的文字及其历史意义不是歌德和席勒可比的(尼采就如此认为,参见《善恶的彼岸》,28条)。在汉语学界,莱辛以德语古典文学家、戏剧批评家和启蒙思想家身份闻名,《拉奥孔》、《汉堡剧评》、《莱辛寓言》以及剧作《迦洛蒂》都已经有了汉译本。

① 见 Heinrich Meier,《隐匿的对话》,朱雁冰等译,北京华夏版2002,页148。

② 施特劳斯/克莱因,《剖白》,见刘小枫编,《施特劳斯与古典政治哲学》,张新樟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页728。

不过,显然不能以为,我们对莱辛的认识已经差不多了。翻阅一下莱辛全集就可以看到,莱辛的写作实在丰富多彩、形式多样。如果要确定身份,莱辛不仅是剧作家(传承莎士比亚传统)、诗人、评论家(有大量书评),也是哲人、神学家、古文史学家——诚如施特劳斯所言,莱辛“以一种独特的方式集哲人和学者迥然相异的品质于一身”。^①

当今学界——无论西方还是中国——仍然置身于启蒙问题的阴影中,莱辛的写作对我们来说之所以尤其重要,首先是因为我们迄今没有从启蒙问题中脱身。巴特和施特劳斯在说到莱辛时,不约而同地将他与卢梭相提并论,以至于让人感觉到,莱辛仿佛德国的卢梭。与卢梭一样,莱辛置身启蒙运动的时代潮流,一方面伸张启蒙理性,另一方面又恪守古典的写作方式——虽然风格相当不同,他们都竭力修补传统和谐社会因启蒙运动的兴起而产生的裂痕。卢梭声名在思想史上如雷贯耳,莱辛却少见被人们提起。其实,对于现代民主(市民)社会问题的预见,莱辛并不比卢梭眼力差,对纠缠着 20 世纪的诸多政治—宗教—教育问题,按施特劳斯的看法,亦有超乎卢梭的深刻洞察。莱辛以一个公开的启蒙知识人身份审慎地与启蒙运动保持苏格拉底式的距离,表面上迎合启蒙思潮却自己心里有数,以绝妙的写作技艺提醒启蒙运动中的知识人心里搞清楚自己是谁、究竟在干什么——对身处后现代文化处境中的我们来说,莱辛肯定是值得特别关注的前辈。

除身前发表的作品外,莱辛还留下大量遗稿。莱辛全集的编辑始于 19 世纪,但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才有较为令人满意的进展(Paul Rilla 主编, *Lessing Gesammelte Werke*, Berlin: Aufbau, 1954 -

① 莱辛生平资料参见 Gerd Hillen 主编, *Lessing Chronik: Daten zu Leben und Werk* (《莱辛年谱:生平和著作编年》), München 1979。莱辛评传有好几种, Wolfgang Ritzel 的 *Lessing: Dichter - Kritiker - Philosoph* (《莱辛:诗人、批评家、哲人》, München 1966 / 1978 重版)较善。莱辛研究文献参见 Monika Fick, *Lessing Handbuch*, Stuttgart 2004。

1958; 1968 第二版; Gerhard Fricke 主编, *Lessing Werke*, Leipzig: Reclam 1955)。晚近刚刚出齐的 Wilfried Barner / Klaus Bohnen 编, *Lessing Werke und Briefe in 12 Bänden* (Frankfurt/Main 1985 - 2003) 含所有书信和未刊文稿, 校刊精审、笺注详实、印制精良, 在现有各种莱辛全集版本中堪称最佳。遗憾的是, 我国德语学界还没有心力和能力来承担莱辛全集的汉译使命。

德国坊间还流行好几种莱辛文集, Herbert G. Göpfert 主编的八卷本文集 (*Werke*, Frankfurt/Main 1970 - 1978; 1996 新版) 晚出, 就内容含量而言, 几近于全集 (不含书信), 校刊和注释具佳。即便这样的篇幅, 我们目前的翻译力量也难以承受。“莱辛集”除了以笺注体形式更新已有的莱辛要著的旧译外, 将集中力量编译迄今尚未有汉译的莱辛要著。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典籍编译部乙组
2003 年 12 月

编者前言

莱辛的《智者纳坦》是近代思想史、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马克思的《犹太人问题》表明,他熟悉莱辛的这部剧作。

这个中译本依据《莱辛全集》(十二卷本, Wilfried Barner 等编)卷九(Klaus Bohnen / Arno Schilson 编)中的文本,原文诗行用方括号中的数字标出行数。这个文本附有“背景材料”,编者的“编辑手记”中的文献也相当丰富(涉及作品形成经过、结构和主题分析等),一并译出。此前,《莱辛全集》的权威版本有两个,文献中经常对勘到这两个版本,凡出现时一律用缩写标明:

LM = G. E. Lessing, *Sämtliche Schriften*, Karl Lachmann 编, Franz Muncker 增订本,共 23 卷, Stuttgart und Leipzig 1886 - 1924 (1968 重印);

PO = G. E. Lessing, *Werke*, Julius Peterson und Waldemar von Olshausen 编, 25 部(含注释一部,索引两部), Berlin und Wien 1925 - 1935 (1970 重印)。

《智者纳坦》的英译本不下十种,我们参考的是 George Alexander Kohut 编的“研究版”: 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Nathan the Wise: a dramatic poem*; Patrick Maxwell 英译。

《智者纳坦》解读文献不少,这里选译了六篇。前三篇选自 Klaus Bohnen 编, *Lessings "Nathan der Weise"* (《莱辛的“智者纳坦”》), Darmstadt 1984 (因篇幅所限,这部研究文集中 Wilhelm Dilthey, Ernst Cassirer 等对《智者纳坦》的解读未能入选), 两篇英文

2 智者纳坦(研究版)

的解读选自 *Interpretation* 学刊,最后一篇德文解读选自当时的东德学者德麦茨的莱辛研究文集。施特劳斯曾计划写《智者纳坦》的解读,可惜因健康原因未能实现。

刘小枫

2009年5月12日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古典文明研究中心

目 录

编者前言	1
------------	---

背景材料

《纳坦》预告	1
--------------	---

前言(残稿)	6
--------------	---

智者纳坦(笺注本)	12
-----------------	----

编辑手记

文本基础	146
------------	-----

成文经过	148
------------	-----

素材、来源与结构	151
----------------	-----

关于素材、来源与结构的文献	163
---------------------	-----

接受与影响	183
-------------	-----

关于接受与影响的文献	191
------------------	-----

解析

大卫·施特劳斯 论莱辛的《智者纳坦》	236
--------------------------	-----

菲特波根 论莱辛的宗教:解读《智者纳坦》	268
----------------------------	-----

波内恩 莱辛勾画的“一个社会的对立形象”	299
----------------------------	-----

2 智者纳坦(研究版)

马什勒 论纳坦的智慧	326
阿库什 《智者纳坦》中的神学和“戏剧逻辑”	354
德麦茨 《智者纳坦》中的客观现实和文学现实	369
译后记	418

《纳坦》预告

[德文版题解]1778年8月11日,莱辛写信给他的弟弟卡尔,谈到他在“昨晚”“突发奇想”,要写一部“戏剧”,随信附上一篇《预告》。莱辛想借此将他的最新剧作计划告知广大读者。

如果你和摩西认可,我想将剧本按预订方式印行,你可以将下面的预告……付印,并按照你认为需要的数量和范围散发出去。

1778年8月18日,弟弟卡尔向莱辛保证,这篇 Avertissement([译按]“通知”,即预告)将在第二天付印,同时询问:“你一定不会反对我将这篇 Avertissement 在报纸和其他期刊上发表吧?”1778年9月4日,莱辛将印出的八开本预告——未注明作者和出版地——寄了几份给埃森堡(Johann Joachim Eschenburg),两天以后又寄给在汉堡的艾丽丝·赖马鲁斯。这显然是为了在朋友圈里宣传他的新作,并通过预订的方式确保经济上令人满意的结果。不过,除了弟弟卡尔,莱辛将宣传工作的绝大部分交付给了他的出版人弗斯(Christian Friedrich Voß)。弗斯将《预告》连同预订剧本的要求分发出去,虽然他并不参与预订版的收益分配,而且从第二版开始才被注明是出版人(参阅 Seifert,页172)。1778年10月20日,莱辛写信给弟弟说:

除了汉堡,我未将纳坦预告寄往其他任何地方。如果你愿意,可以处处为我撒网。我已经在担心,若不是朋友们比我自己更加卖力为我工作的话,即便在许多人都有所获的这条路

上,我恐怕也会一无所获。然而,尽管朋友们如此尽心,说不定马儿还在燕麦成熟之前就饿死了。

在此之前,当《预告》在多家报纸上刊登出来之时,莱辛的忧虑更加明显。《预告》首先刊登在柏林《文学和戏剧报》1778 年第一卷,Nr. 35(8 月 29 日),页 556 以下,接着刊登在汉堡、哥达和莱比锡的报纸上(参阅 Seifert,页 172 的引录)。到这时为止,对预订要求的反响似乎并不像莱辛所期待的那样。这一年年底,莱辛向预订者和有可能会对剧本感兴趣的人发出通知,预告作品最后的出版日期。这个通知首先又是在柏林《文学和戏剧报》1778 年第一卷,Nr. 51(12 月 19 日),页 820 登出,随后刊登在汉堡《1779 年图书发行报》第二卷第四期,1779 年(1 月 28 日),页 63。由于并不十分肯定这份《预告》出自莱辛之手,这里谨将首次印发的通知文本引录如下:

凡已经预订或者尚有意预订莱辛著《智者纳坦》的读者,将因其惠顾而优惠定价之百分之十五。谨请各位将订单免付邮资寄至佛斯书店,或寄柏林的莱辛先生,或他在沃尔芬比特的兄长。预订在复活节截止。我们高兴地期待着收订的先生们在四旬节前后告知我们诸位已收订的以及大概还需要的数量。剧本一定会在 1779 年复活节出版。尊敬的订户可最先收到已付邮资寄达的预订数量的新书。

这里采用的文本是单行印件,除了现在加上的标题(《预告》)以外,与最先发表的报载文本相同。后来印行的文本(参阅 LM 本 22,1,页 197)中少量错误大都属拼写方面,从文本批判上看无关紧要。——LM 本 13,页 337 以下。

预 告

由于人们一定要求我立即停止某项工作——唯有施展虔诚的狡诈手腕,这项工作方能顺利进行,否则便无以为继。所以,我信手翻出一部戏剧习作旧稿——这纯属偶然,并非我的选择。我发现,这部旧稿早就该做最后的润饰了。当下有人会认为,我本应瞅一个比较合适的时机来润饰旧稿,而不可在烦恼一大堆的时候,因为这时人们总是会忘记世界的本来面目。——其实完全不会。我设想的世界是一个自然的(natürlich)世界,如果它并不那么真实(wirklich),大概不单单是由于天意的缘故。

这部习作的形式有些不寻常,标题为《智者纳坦——五幕剧》。我不能谈及详细内容,只可以说,它非常值得改编成戏剧,我将竭尽全力使我自己对改编感到满意。

如果德国读者意欲得到此书,我不得不建议他们采取预订方式。这并非因为我有理由对我迄今与之保持关系的众多书店的某一家不满,而是出于别的原因。

我谨请散居德国各地的朋友们接受并推进这种预订方式。如果朋友们在今年圣诞节前能够告知我预订数量,我就可以在那时开始印制。预订金额不至高于一个银币——按一个印张一个铜板计算,印制版式跟我在佛斯出版社印行的其他戏剧作品相同。

莱辛

1778年8月8日于沃尔芬比特

《〈纳坦〉预告》编辑手记

莱辛以这篇《〈纳坦〉预告》发出一个信号,暗示残稿之争将出现转折。与葛茨的论战主要由于公爵的书刊检查措施而进入最后阶段。为对抗当时阵容更加强大的对手们“虔诚的狡诈”,莱辛只能诉诸理性,并要求对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宗教真理进行批判性检验。对话一直以来都是莱辛孜孜以求的,他认为对话始终是探索真理的手段。但在这时,对话也陷入僵局,变成了互不相让的对垒。莱辛为他的启蒙工作而努力营造的公众,如今则分裂为不同阵营,已听不进任何论证。在这样一个(私人和思想方面)“烦恼一大堆的时刻”,“更多是偶然而并非我的选择”使莱辛——他强调指出——走上以创作方式超越残稿之争,并在文学语境中过渡到另一个层面的道路。

关键一步是选择一个新“战场”(1778年10月20日致卡尔的信)。随着他转向剧院这个“老讲台”(1778年9月6日致艾丽丝·赖马鲁斯的信),莱辛既占领了一个他熟悉而又没有书刊检查威胁的论坛,这个论坛使他能够以具有文学说服力的手段继续那场失败的对话,同时,莱辛又获得了另一批公众。在他看来,这些公众比他的神学论战对手更容易倾听他的论证。《〈纳坦〉预告》首先是莱辛对他“散居在德国各地的朋友们”发出的呼吁,要求朋友们与他一起,从文学这个更高的瞭望台,不带“嘲讽和哄笑地”(1778年10月20日致卡尔·莱辛的信)仔细思考有争议的宗教问题。莱辛的战略目标显然并不在于“通过这次戏剧转向”放弃“全部争执”(同上)。相反,正如莱辛在1778年11月7日致弟弟卡尔的信中所言,即便他的剧本“跟我们现今穿黑袍的人士毫不相干”,也会比他的论战文章更加有力地迫使他们转入守势:“一切启示宗教的神学家们自然会在内心对此骂个不休,但他们却不至贸然公开表示反对。”然而,对论战的强调(《智者纳坦》在某种程度上被当作《反葛茨之十二》[小施勒格尔])只是促使

莱辛采用戏剧手段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由于将辩论从批评和论战的层面移向文学层面,莱辛便有可能不至受到对手论证的影响,勾勒出一幅“我所设想的世界”的图像,并且仅仅为了“使自己感到满意”,而将它作为尺度接受下来。“现实世界”以当前争论的面目呈现在莱辛面前,使他“烦恼一大堆”。为了对抗这个现实世界,莱辛要提出一个能够划定尺度的另一幅图像,现实的分歧借由这一尺度可望得以消除。与在《智者纳坦》中浮现的“自然世界”相比照,当今的种种分裂暴露出它亟需克服的荒唐历史局限性(参 von König,《自然与现实》),而剖析式批评只能有条件地容许人构建一个“我所设想的世界”。莱辛认为,用文学形式表达出一个应然世界的理想图像来代替剖析式批评,是助他走出因论战文章而陷入的窘境的一条出路。

前言(残稿)

[德文版题解]1778-1779年撰写《纳坦》时,莱辛曾计划在剧本前面加上一段补充性说明。1778年12月7日,莱辛告知弟弟卡尔,他“准备好一篇内容相当丰富的前言”,最初大概只是为了填满他向预订者许诺的“十六个印张”。正如莱辛在1779年1月15日致弟弟的信中所言,他要在这篇前言里“解释供演员使用的新标点法”。此外,按照莱辛的“最初想法”,他还要加上一段名为《行乞僧》的尾声,这段尾声接续剧本中某个片段的线索,使之有个结尾。在收到第一批清样后,莱辛不得不承认,他“可能很难找到地方放进这些内容了”。《纳坦》在莱辛手下不断膨胀,这期间他脑海里浮现出另一个计划。莱辛在1779年3月16日写信告知弟弟:“既然我根本不知道剧本会有多少印张,所以我现在决定完全不要前言,而是将前言连同尾声《行乞僧》和各种解释,以及一篇关于戏剧标点符号用法的讨论作为第二部分或者一个新的增订版保留下来。”三天以后,即当莱辛能够大略估计到作品篇幅时(莱辛想必也看到,预订出版的日期逼近,时间已很紧迫),他决定:“依我看,剧本大概在十八和十九个印张之间,所以仍保持原来的打算,要么完全不要前言,要么只加一篇很短的前言,所有其他的東西以《行乞僧——〈纳坦〉的尾声》为题,另行出版。”

可是,后来莱辛既未出专集,也没有写成“很短的《前言》”。卡尔·莱辛在《莱辛生平》(1793)一书中将这归咎于兄长的疾病。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莱辛的遗稿中除了两张纸(其中第一张为四开)之外,没有发现更多关于上述计划的文献(也没有显然已计划好的阿拉伯语词和姓名解释)。这两张纸保留下来一篇前言的残稿

(想必在 1779 年初写成),被卡尔·莱辛收入他兄长的传记(卷一,页 408-411)里。卡尔指出,前言“写得字迹难辨”,不过,“人们还是能够破解”。由于手稿遗失,所以,不论两段残稿的文本质量还是先后顺序——卡尔·莱辛给第二段加上标题《前言》——都无法核实。与 LM 本一样,本版在文本和顺序上依据的也是初印本。根据 LM 本 16,页 444 的行文,对文本底本只改动了一个地方,即将页被卡尔·莱辛误读或误印的“也许”改为“并非”。